

星光

雷銳 · 劉開明 合著

金庸自楊式幽默

論柏楊式幽默

劉雷
開明銳
著

星光出版社

銀河書系 · 5

論柏楊式幽默

著者：雷

發行人：林 刘

出版者：星

臺北市寧波西街一

郵政劃撥：○○一四二四三一

電話：三三〇〇一九三五四八九二七一一〇二二

傳真：三三〇〇一九三五四八九二七一一〇二二

出 版

紫開

版

號號社耀明銳

排版者：健弘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建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板橋市松柏街 86 號

大十三年八月初版

定價：180 元

號玖陸壹零第字業臺版局：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

I S B N : 9 5 7 - 6 7 7 - 1 4 2 - 0

目錄

目 錄

3

前言	一
柏楊雜文的特色	一
養養幽默感（摘自《閑適則怒集》）	七
——民主的副產品 人生的潤滑油	三七
臥像·吊像（摘自《柏楊雜文選》）	四五
——讓過去、現在、將來都永遠記住	六一
醬缸國醫生和病人（摘自《醜陋的中國人》序）	六一
——「論辯的魂靈」	六一
自己爭氣，莫一味把別人怨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	七三
——笑中三昧	七三

- 中國成為真正的禮義之邦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……………八五
——化莊嚴為滑稽的幾幅人生圖畫
- 明哲保身（摘自《死不認錯集》）……………九九
- 幽默之中的沉痛 荒誕底下的沉思
- 直呼名字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- 冰糖葫蘆：一根竹簽上的一串蜜餞果
- 分而食之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- 管窺蠡測 洞若觀火
- 洋人進一步，中國人退一步（摘自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）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——進步與倒退的辯證法
- 恐龍型人物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- 跳出影子，面對真實
- 把羞辱當榮耀（摘自《除了他的尾巴》）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——「愛心」變奏曲

三句話（摘自《踩了他的尾巴》） 一七五

——呼喚文明

叱咤風雲（摘自《柏楊選集》總序） 一八七

小民通茅塞（摘自《紅袖集》序）

不可不讀（摘自《溫柔鄉》序）

——江湖郎中的叫賣聲

帝王皇后知多少（摘自《姑蘇筆鞋》引言） 一九九

——敍史與抒懷

醜的定義（摘自《神魂顛倒集》序） 二二五

——形式與內容關係的諧談

談戀愛（摘自《大愚若智集》） 二三五

——風趣的戀愛指南

男人薄命（摘自《神魂顛倒集》） 二四三

——「薄命邊緣」理論

臭鞋大陣（摘自《活該他喝酪漿》）……………二五三

——臭鞋與「瘴氣」

請牛容易送牛難（摘自《柏楊雜文選》）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——「牛道」的升價與人道的貶值

前言

前 言

1

廣西大學雷銳、劉開明二位教授合著本書，於一九九二年六月由桂林市灕江出版社出版，但直到一九九三年九月，才傳到台灣。書中雖有少許我們自由社會讀者不易接受的觀點，但兩位教授絕大部分仍屬從學術立場，對柏楊先生作品所進行的探討。

謹徵得兩位教授同意，在台北付印出版，以回饋台灣及海外愛好柏楊先生作品的讀者。多少被我們忽略了的微言，兩位教授都為我們一一指出。

星光出版社

一九九四·五·

目錄

目 錄

3

前言	一
柏楊雜文的特色	
養養幽默感（摘自《閱過則怒集》）	三七
——民主的副產品 人生的潤滑油	
臥像・吊像（摘自《柏楊雜文選》）	四五
——讓過去、現在、將來都永遠記住	
醫缸國醫生和病人（摘自《醜陋的中國人》序）	六一
——「論辯的魂靈」	
自己爭氣，莫一味把別人怨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	七三
——笑中三味	

- 中國成為真正的禮義之邦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 八五
——化莊嚴為滑稽的幾幅人生圖畫
- 明哲保身（摘自《死不認錯集》） 九九
——幽默之中的沉痛 荒誕底下的沉思
- 直呼名字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 一〇九
——冰糖葫蘆：一根竹簽上的一串蜜餞果
- 分而食之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 一二三
——管窺蠡測 洞若觀火
- 洋人進一步，中國人退一步（摘自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） 一三九
——進步與倒退的辯證法
- 恐龍型人物（摘自《早起的蟲兒》） 一五三
——跳出影子，面對真實
- 把羞辱當榮耀（摘自《除了他的尾巴》） 一六五
——「愛心」變奏曲

三句話（摘自《踩了他的尾巴》） 一七五

——呼喚文明

叱咤風雲（摘自《柏楊選集》總序） 一八七

小民通茅塞（摘自《紅袖集》序）

不可不讀（摘自《溫柔鄉》序）

——江湖郎中的叫賣聲

帝王皇后知多少（摘自《姑蘇筆記》引言） 一九九

——敘史與抒懷

醜的定義（摘自《神魂顛倒集》序） 二二五

——形式與內容關係的諧談

談戀愛（摘自《大愚若智集》） 二三五

——風趣的戀愛指南

男人薄命（摘自《神魂顛倒集》） 二四三

——「薄命邊緣」理論

臭鞋大陣（摘自《活該他喝墨水》）……………二五三

——臭鞋與「瘴氣」

請牛容易送牛難（摘自《柏楊雜文選》）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——「牛道」的升價與人道的貶值

柏楊雜文的特色

六〇年代的台灣，禁錮在像罐頭一樣嚴密的蔣氏父子高壓政策之下，文壇上喧囂着反共聲浪、飄蕩着靡靡之音。偏偏在這時，有一枝怪倔的筆，時不時朝着遮飾現實的霓虹燈、五彩球戳去。這種行動雖然不會導致國民黨統治的垮台，却也不能見容於當局。因此，儘管筆的主人並非共產黨，也遭到了野蠻的囚禁。可是，這枝筆一旦脫困，又重新發出戰鬥的熱力，繼續向社會的醜陋面衝擊。握着這枝筆的是一隻充滿韌勁的手，這隻手屬於一位筆名由兩種同樣傲岸剛強的樹——柏、楊組成的作家。

柏楊，原名郭立邦，後改名郭衣洞。祖籍河南輝縣，一九二〇年生。幼年喪母，後隨父遷居開封。兒時受後母虐待，不得溫飽，從小便感到人世間諸多不平，身上天生的「河南人的毛驥性格」（柏楊語）更加發展。一九三七年「七·七」事變爆發，剛滿十八歲、升入高中二年級的柏楊，投筆從戎，考入河南軍事政治幹訓班。一九三八年被送

到武昌受訓，集體加入國民黨。後從事三青團工作。一九四二年辭職。先後就讀於蘭州大學、東北大學。抗戰勝利後，任過《東北青年日報》社社長，私立遼東學院副教授。一九四九年去台灣。做過中、小學教員，成功大學副教授，《自立晚報》副總編，「國立」藝專教授。一九五一年參加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文，開始小說創作，陸續出版《打翻鉛字架》《天涯故事》《掙扎》《曠野》《怒航》等。六十年代，開始雜文創作，影響極大，產量愈益豐富。著名代表作有《玉雕集》、《倚窗閒話》十集、《西窗隨筆》十集、《牽腸掛肚集》《雲遊記》《猛撞醬缸集》等。一九六六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長。不久因在其前妻、詩人倪明華主編的《中華日報》家庭版《大力水手專欄》上，刊登了一幅諷刺蔣氏父子的漫畫，被當局於一九六八年三月逮捕入獄，死刑起訴，以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（後改為八年），開除國民黨黨籍。刑滿出獄後，又被軟禁一年多，至一九七七年始獲自由。柏楊服刑期裡飽受摧殘，被打斷一條腿，妻子也因之離了婚。但他並未就此消沉，在獄中仍堅持研究寫作，寫出《中國人史綱》《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》《中國歷史年表》三部書稿。出獄後，與女詩人張香華結婚。又將《資治通鑑》翻譯改寫，編成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七十二冊。與此同時，繼續從事雜文寫作，出版了《活該他喝酪漿》《早起的蟲兒》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《中國人，你受了什麼詛咒》等。柏楊著作繁富。他以小說起家，廣

涉詩歌、報告文學、歷史文學，但以雜文影響最大。一九八五年十二月，台灣《時報雜誌》將柏楊列為「最暢銷的十位作家」之冠，原因主要就在於他的雜文。而在大陸，柏楊的名字又因其雜文選集《醜陋的中國人》的出版和引起的論爭，而廣為人知。

柏楊也對雜文格外青睞。他曾說：「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，要透過一個形式、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寫雜文。雜文像匕首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。」（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），可知柏楊非常看重這種散文中的特殊分支的戰鬥性。他是用雜文作武器，向社會的黑暗面、人性的醜陋面作直接鬥爭的。閱讀柏楊的雜文，我們往往從中可以看到隱約顯現的刀光拳影，聽到或抑或響的斥責低號。而同時，我們又會驚奇地發現，這些戰鬥的氣氛，又大都是披着一件嘻笑佯狂的外衣，以致他的雜文乃至其遊記散文，都彌漫着一層或濃或淡的幽默味道。那種機智的微笑，不時蕩漾在字裡行間。當然，部分散文幽默之味濃郁一些，令人自始至終笑不可抑；部分雜文幽默之味輕淡一些，給人領略到的不過是偶然的莞爾，而某些散文中的笑聲差不多已逸出幽默的範圍。但無論如何，幽默作為柏楊散文的顯著特色之一，是毋庸贅析的。本書選擇的這二十一篇散文，不過是百中取一。而且限於對其作品所擇不全，這本小冊子的選文也未必就是柏楊散文中幽默特色最顯着者，我們只希望通過以下這些作品的欣賞分析，讓讀者對這位頗有爭議的作

者散文的幽默特色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。

幽默現象，普遍地存在於人類文明生活的各個領域。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，它一向是世界文化的共區。幽默是屬於喜劇範疇的美學概念，這個詞來源於拉丁文 *humor*，原為液汁之意，醫學術語。古希臘的醫生認為人體內有一種特別的液汁，當其失調時便會引起一系列疾病，需要用放血或其他方法排出體外，才能使疾病痊癒。其所以借來作美學術語，大概是「幽默」這種藝術表現方法也有使人身心舒暢平衡的功效。「幽默」是漢語古已有之的一個舊詞，本義是「寂靜無聲」。「五四」以後，林語堂最先根據 *humor* 的英語譯音，定為「幽默」，並於三〇年代加以大力提倡，「幽默」才引起文壇的矚目關注。關於「幽默」的定義，目前國內有多種解釋，意義相近，但表述不一。筆者認為幽默是一種特殊的喜劇形式，一種輕特、談諧而意味深長的特殊筆調，一種風趣而機智地思考問題，和表述問題的方法。它的本質是通過「神形倒錯」等方式來表現美壓倒醜的優勢，其表現效果是一種輕鬆而有深意的笑。在現代語義上，幽默和談諧、滑稽、諷刺很相近，但又有着層次上的區別。魯迅對此就分得很清楚。他認為幽默決不是一種「單單的玩笑」；如果把它看成「說笑話」「討便宜」，那是一種墮落（《從幽默到諷刺》）。幽默也不是滑稽，二者「還隔着一大段，日本人曾譯幽默為『有情滑稽』